

【民歌民谣】

读红色歌谣 忆峥嵘岁月(上)

□歙县 邵宝振

徽州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的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的青春和热情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革命战歌，情人的光辉业绩和革命传统永远激励着我们。笔者陆续读到一些徽州解放前流传在游击根据地的民歌，跟着它，我们似乎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徽州作为革命根据地，杀得一个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冲锋杀敌好为民，消灭吃人狼和虎，中国革命定成功。

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歙县南乡游击根据地流传的民歌。从1927年至1937年，徽州革命发生了“小练惨案”和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的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江西浮梁、湖北黄梅、皖北潜山及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出党的地下工作者来徽州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在徽州各县建立党的组织。1930年8月，小练支部成立；1932年，徽州工委迁来小练；1932年冬，建立皖南特委。1933年农历五月初的一天，皖南特委书记刘伯林在党员汪金发家开会。村民程继元打猎回

家，见到家门紧锁就去敲门，不顾门外的危险，走到汪金发家门口，不顾门内负责警戒的阻拦，闯入屋内见到许多人时，大声高喊“你们不要在此暗中组织红军，不用三天要把你们消灭掉！”并用猎枪威逼妻子马上回家，否则要打死她。随后，程继元将见到的一切，分别向甲长齐全、保长孙汉仁作了密报。保安司令刘健中得知情报后，立即命令副司令汪汉和歙县县长石国柱严密监视，准备组织围剿。5月31日晚，特委书记汪春发在小练林家继家开会时，不料，被屯溪保安司令部获悉，立即命令副司令汪汉，亲自率240多人，于下半夜两点多钟到达草市，兵分两路，一路由汪汉率领由篁墩进攻，另一路由中队刘勃带领部队，同时，命令歙县县长石国柱

亲自带领县保安队，到歙县交界的东关木岭(新潭乡东关村)堵截，并命令他们“全部剿灭，不留后患”。6月1日拂晓，国民党保安团一进攻，纵火烧屋，砸门捣户，进行搜捕。惊慌的村民和正在开会人员一起，经过激烈的搏斗，终因寡不敌众，除特委书记汪春发携带部分党的重要文件突围外，当场有20多人被杀害，其余房屋7幢。“小练惨案”的发生，中共皖南特委遭到严重的破坏。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救国民族运动，牵制和分散国民党军，减轻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决定以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庆少)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7

月7日，先遣队6000余人由江西瑞金出发。1934年9月24日，红七军团自浙江翻过连岭到达歙县石门、旂田等地。三天后，先遣队去浙江。11月4日，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成红十军团(对外仍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分两路于12月10日到达歙县许村、汪满田、大谷运、绩溪金坑、太平文雅街等地。1934年12月，先遣队在谭家桥战斗失利后，在方志敏的率领下，转战于皖南和皖浙赣边区的10余个县。1934年12月18日，在柯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休整。当红军进入皖南时，蒋介石调集11个团的兵力，进行追剿。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发生旌德、谭家桥等30余次大小战斗。

【徽州人家】

一枰成潭

□歙县 王彩霞 江伟民

第一次听说有个叫“枰潭”的小村子时，脑中蹦出四个字来：一枰成潭。枰，好比水滴石穿一般，那得多久的时间，多大的恒心毅力。“枰”也写作“笕”，都是引水的管道。可能变换了偏旁，在引水管道的基础上，一个是木头做的“枰”，一个是竹子劈成的“笕”吧。

“溪面只消横一枰，水从空中过如飞。”车子从205国道——也就是原来的屯黄公路——一直往黄山方向行驶，在休宁儒村与汤口交接处往左一转，就转到了隐藏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枰潭。或许是听到同车的人喊了一声“枰潭到了”的缘故吧，脑中不由浮现出枰潭的佳句来。枰潭，只有一条发源于黄山山脉的小溪流过，自然没有宽阔的溪面，我也没有看到“水从空中过如飞”的壮观场面。我看到的是恬淡和清雅之后的原始模样。说其原始，是因为这里没有遭受过来自外界的任何文明的“伤害”。

对于一个村落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生活工作的许多地方，都会有一些村庄因为过度的开发利用而呈现出一种病态早衰现象。完整秀丽的肢体，过多地打上了人类贪婪而做作的烙印，以至很长时间也许能恢复，甚至永远不能恢复。或许也是基于对大自然纯净安谧的向往吧，一些不通公路的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在那份“向往”的牵引下，生人气的，如一袭春风，飘过带来带着微笑和芬芳。一些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面纱，被层层剥落，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众人眼前。

与人迹罕至的深山村落相比，枰潭静静地隐藏着，静静地苏醒着，静静地开花落……与一箭之地喧嚷热闹的开路四方而八方的人流相较，俨然成了两个人间的世界。可以认真地讲，在四年(2011年)前，八成休宁人也不知道黄山脚下有个枰潭。或许我们总喜欢以一双慧眼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发生着的万事万物。那些被山外的驴友们剥去面纱的村落，是不是就真的不愿抛头露面走上前台而甘愿百年千年不为人所知的问题的答案有很多种。“是与不是”这样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妥帖的。可要想勾勒出一个正确的

个新鲜产业，在之前就有四处，而在同一河道，同一行政村的儒村就有个“钱山第一漂”。村的人生真有些个钱山玩的味道。同村人这样认为，妻子也是这样认为，好好过日子不过，搞什么旅游开发呢。徐福生不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而是他认准了事情不会回头。妻子拗不过他，只好夫唱妇随，无白天黑夜地干了起来。一个月，半年，一年，两年……疏浚得像模像样的河道里漂起了五颜六色的皮筏艇，嘻笑声，打闹声，水声……一条小渠里各地的不同方言——一条小渠里会汇。徐福生虽为老总，干的却是一个安全员的活，手握对讲机，不停地上下奔跑，在几个主要的关键点指导着巡视着。安全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的交流也是在他的这一动态下进行的。年轻时开过出租，后来经营过批发部，开过钟表的土坯房，房后数十株千年古村水口林，房前简陋却整齐的晾衣架，坐在屋檐下晒着时光的老人。他们是安静的，慈祥的，始终眯着眼睛微笑着，对着山，对着水，对着如我般突然潜入害怕打破一个村庄宁静的陌生人。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作为一个外来者，农耕文明的象征——水碓石臼已经不见了，好在还没走太远，仔细一听，那声“吱呀”尚能追寻得着。他叫徐福生，黝黑结实的枰潭村人。走出去多年，突然就回来了，说承包也可以用流转这样的词语，来概括他的回乡创业漂流。对于休宁来说，漂流不是

个新鲜产业，在之前就有四处，而在同一河道，同一行政村的儒村就有个“钱山第一漂”。村的人生真有些个钱山玩的味道。同村人这样认为，妻子也是这样认为，好好过日子不过，搞什么旅游开发呢。徐福生不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而是他认准了事情不会回头。妻子拗不过他，只好夫唱妇随，无白天黑夜地干了起来。一个月，半年，一年，两年……疏浚得像模像样的河道里漂起了五颜六色的皮筏艇，嘻笑声，打闹声，水声……一条小渠里各地的不同方言——一条小渠里会汇。徐福生虽为老总，干的却是一个安全员的活，手握对讲机，不停地上下奔跑，在几个主要的关键点指导着巡视着。安全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的交流也是在他的这一动态下进行的。年轻时开过出租，后来经营过批发部，开过钟表的土坯房，房后数十株千年古村水口林，房前简陋却整齐的晾衣架，坐在屋檐下晒着时光的老人。他们是安静的，慈祥的，始终眯着眼睛微笑着，对着山，对着水，对着如我般突然潜入害怕打破一个村庄宁静的陌生人。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作为一个外来者，农耕文明的象征——水碓石臼已经不见了，好在还没走太远，仔细一听，那声“吱呀”尚能追寻得着。他叫徐福生，黝黑结实的枰潭村人。走出去多年，突然就回来了，说承包也可以用流转这样的词语，来概括他的回乡创业漂流。对于休宁来说，漂流不是

【百家争鸣】

古联新考说邓拓

□徽州 黄新

何等视濯！作者又是何等的清高。

关于邓拓，笔者只知其学名邓子健，随父在福州就读中小学。他的父亲邓歙子是清代末年的举人，民国后长期在福州执教。邓拓受家风、世风熏陶，对文史、书画艺术颇有兴趣。在福州读书时，他常与同学焚香赛诗，纵论古今，评点时政。1926年，北伐军入闽，邓拓受时局影响和进步书刊启发，开始探索人生真谛，对“科学与人生观”、“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社会史”有着浓厚兴趣。他在1929年高中毕业后外出壮游，有《别家》一诗言志：“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头天柱低。”

不久前，黄山市老记协联系老剧作家陈长时上常咨询，此论邓拓是否？当年邓拓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三家村札记”曾引起国人“思想风暴”。

笔者才学不足，不敢断论，坦言也不敢认同。

几天前，笔者出席黄山市新四军研究会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正好与资深新闻学专家、《黄山日报》社的原总编辑平民先生同为一席，于是有了些交流。

他作为《徽州楹联集粹》一书的主编，目前正在编辑栏目题跋，对于邓拓的研究较之笔者自然深度不同，他认为：同为福建省福州市人并相同学名的邓拓，就是当年《北京晚报》“三家村札记”和《前线》杂志上赫赫有名的“三家村夜话”的作者之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

此邓拓(1921-1966)乳名旭初，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福建闽县人(福州市区)人。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1930年6月加入

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撰写过大量社论和杂文，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文革”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污蔑为“三家村”成员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获平反。

邓拓短暂的一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志欲济世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的远大志向和坚定信念。他曾于1944年5月主编5卷本《毛泽东选集》，是著名的政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当代杰出的新

闻工作者。此一论。

上网查询，又有人在2009年9月30日网上纠错，认为：把“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作者说成是那个与吴晗、廖沫沙同是“三家村”此一联为清代乾嘉时代的金石、书法和诗文大家邓石如自题于书房的楹联。

邓石如(1743-1805)，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原名琰，后因避嘉庆皇帝名讳，遂以字行，安徽怀宁人，是清代书法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经学宿儒、邓派书法的创始人，擅长四体书，是清代碑学书家巨擘。其书法艺术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聳的丰碑。此为二论。

今又有人告知，此联为清代画僧石涛所书。因石涛与西溪南村颇有交集，今有学人吴军航著《名人与西溪南》一书佐证。此为三论。

大凡种种，莫衷一是。究竟何论为精准，还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共同求证：“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作者为何人？

【吉砚斋墨语】

吴皖生趣题《墨竹》

□屯溪 董建

吴皖生先生《墨竹》轴题识：“一日扶伤同学向吾乞笋，本为笑语，吾亦笑应之曰，唯园之竹非我管领，安得有笋，因写此轴与之，不知望梅可以止渴又不幸西苑，后人称为笋园年八十五。唯园又名辛酉菴，二月，吴皖生，为汉梁孝王刘武营建的一座很大的园林，园中多竹，连绵十余里。扶伤为股扶伤先生，歙县已故著名中医。吴皖生(1897-1990)，字亦楚。歙县名口人。善画兰竹、山水、兼能书法。



徽州茶人小传：汪汝谦

汪汝谦(1577~1655)，字然明，号松溪，又号松溪道人，徽州歙县人。汪汝谦是歙县著名的书画收藏家，他精通金石音律且著述丰富；有《清轩集》、《西湖韵事》、《绮语》及《春星堂集》等。

汪汝谦喜茶爱茶也在杭州卖茶，而以茶友会也是他邀请、结识诸多名士的方式之一。为此，汪汝谦在西湖边建了一只游船，茶友陈继儒为他的游船题名为“不系园”。称之为“园”是因为它像一座活动的园、变化莫测的园林；人随舟行，碧波漾水，林峦掩映，穿桥过隙，俨然画图中行走的园林。“不系园”颇为高大，有二室壁厨、廊台帷幔；“中置家僮二三壁厨、廊台帷幔；黄头司茶酒……”汪汝谦常常在游船上组织西湖雅集，以诗酒茶自娱；并亲自《作不系园》诗云：“年来寄迹在湖山，野衲名流日往还。弦管有时频共载，春风何处不开颜。情痴半向花前醉，懒解应知后雨。种种尘缘都谢却，老缸一舸水云间。”种种象地表现他在“不系园”上怡然自得的生活旨趣。汪汝谦非常珍爱“不系园”游船，若是有人想借舫，必须是“名流，借舫也应是品人”四种之一；而且，借舫已知是品茶、饮酒、吟诗、作画之类的雅集……。

汪汝谦是著名的盐商、茶商，他身上有着一种“儒商”精神，即由“舫”转“文”，儒商即是在生存状态；既任侠好客，广交游，重然诺，又精诗文，工书画，喜品茗……。也正是这种“儒商”精神影响了汪汝谦以及茶友，从而使他一生偏重风流且以一舸交友，并留下了“风雅领袖”之美誉。·郑毅·

【读书手札】

书边絮语

□黟县 朱来平

(一)迟子建的文字，充满想象力。语言优美，不落窠臼，初读之让人眼前一亮，如雪天忽见一枝刚刚绽放的寒梅；再回味，犹如八九分成熟的杨梅在嘴，特有味道。

特选录几句记之。“乌镇是一枝莲，花瓣、西栅、南栅、北栅是她张开的莲瓣。”(《西栅的柳声》)比喻新奇，妥帖，乌镇是盛开的莲，让人神往。“来乌镇，不仅仅是人，还有白鹭、云朵、晨雾。”(同上)白鹭、云朵、晨雾，和在一起聚到了乌镇。游乌镇的人，看乌镇，还可以看乌镇的白鹭、云朵和晨雾。“乌云终究是乌云，不管它们多么来势汹汹，终究要消散。”(《乌镇总是那么地灿烂》)是写实，亦具象征意味，可谓警句。“它们(墙、菜圃的边缘开着的花儿)感到最真切地接受阳光的抚摸，它们感受到蝴蝶与蜜蜂的触角抚弄它们时的那种甜蜜的疼痛。”(《女人与花朵》)好一个“甜蜜的疼痛”，一种心甘情愿的甘之如飴的疼痛。“能够留存下来的老房子，大抵都是有骨有肉世体的。要么是皇官贵族，达官显要的官邸和城堡，要么是富贾天下的阔商的豪宅大院，古今中外外莫不如此。所以是建筑史上的杰作，往往与权力与金钱是分不开的。”(《紫气中的烟火》)人们关注的多是表象，却难及本质；即使能抵达本质，又难简洁得像个“建筑史上的杰作，往往与权力与金钱是分不开的”这样的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的结论。

(二)去年深秋，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喜得作者签名钤印的新书：《阳光的影子》。作者有一个美丽的笔名：紫蝶。追随着阳光的影子，紫蝶是属于自己的心灵的旷野里飞舞。紫蝶“钟爱自己文字，认为文字是灵魂的出口”。其实，文字更是紫蝶的翅膀，借着这翅膀，她快乐地飘游在文学的天空里。她在人生的百花园里，始终踮脚地始终轻盈地始终向上地不倦地飞舞着，翅膀划过一条又一条优美的弧线，就是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字。

(三)读《忏悔录》。华伦夫人好美啊！“她(华伦夫人)的态度亲切妩媚，目光十分温柔，嫣然一笑好像一个天使，她的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美丽的友发也是很少见的，她漫不经心地随便一梳，就增添了不少风韵。她的身材不高，甚至有点矮小，致使她的体态稍矮，虽然没有什么那样美丽的头、更美的胸部、更美的手和更美的胳膊，那是办不到的事。”卢梭第一次见到的华伦夫人，是如此之美。这种美，是臻于极致的，是无以超越的美。

这与中国古代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对“东家之子”的美的描述大同小异，“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种美，是恰到好处的美，是匀称和谐的美。

(四)诗人悼诗人之词，必有华章妙辞。

读于坚《悼费嘉》，录其一节：“再录一节：‘我们多年在一起大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記得在家乡的短松间，你笑得扶着树干唱歌。后来你再再次走进笑谈。酒馆的酒是大家的酒，你是朋友们的酒，以生命酿就。唉，这红美酒空杯。’”寥寥寥寥而诗意纯情绵绵。费嘉不是做眼里的诗人是整脚的诗人。只要弄文字，做眼里的“时代”，心里有“温暖”，有“光明”。他和友人喝啊，吃啊，笑谈啊，扶着树干啃坚果，以“洒脱”的食烟火之性情中于坚，是“活脱脱的食烟火之性情中于坚”。——读之，喜之。愈读愈喜。

(五)“冷红叶叶下塘秋，冷与行云共一舟。”(姜夔《忆王孙》)“冷”即霜后绯红枫叶，妙极。秋叶飘落落入秋塘，写景，又点明时序，还暗含凄冷孤寂之情。红，本暖色，以冷饰之，二者貌似对立于此却神奇。古人遣词之功深矣！

(六)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文末“因歌黄蘗人”即卖黄蘗药入城卖药，故托其寄书裴迪。可知王维所居的辋川别墅即不置，寄书不便，而自己居山谷中“有深趣”，不愿离开。谷中之人“有深趣”，不愿离开。王维的山水之境，是王维乐得逍遥之所。经典美文绝无一笔多余！

(七)胡适《四十自述》中，他母亲的处事方法和育子观念，很值得学习。忍耐，宽容，都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他母亲同时具备了。所以胡适说：“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够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八)吃罢晚饭，翻了翻新到的杂文选刊。其中一篇印象极深，说蔡元培当年使肝火胆管发炎，刘师培、刘光汉、陈独秀的旧事。读来让人荡气回肠。文人节操，书生骨气，君子之交，让人高山仰止。今天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么？

